

歷史空間

魏源影響了誰

李恩柱

魏源(1794-1857)名遠達,字良圖,號默深。關於他,人們已知曉其深刻價值。1957年紀念魏源逝世100周年的時候,馮友蘭先生即稱其為「十九世紀中期的中國先進思想家」。後來的論者不僅看到了他思想先進的一面,更沒有忘記他愛國的一面,「偉大愛國者」之類的稱號,在相當多的研究中出現了。

的確,魏源思想的根本核心就是愛國。無論是編輯《皇朝經世文編》、《聖武記》、《海國圖志》,還是《元史新編》,魏源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使中國走出羸弱,奔向富強。

真正的愛國行為,模式有多種:為國家的生存和發展,拋頭顱灑熱血,是愛國;真心謳歌祖國,以激起大眾的熱忱,是愛國;默默奉獻,培育實業,是愛國;反省固有文化之弊,眼光投向外界,汲取另一種文化的營養,深根固柢,壯大自我,也是愛國。不同的是,前幾種模式,人們耳熟能詳,後一種則容易使人誤解。持這種模式的人,往往也受到客觀上的限制,之一就是必須既了解自己國家的文化,又要知曉異邦文化,因此人數不會很多。

魏源的著作涉及很多領域,如政治、地理、歷史、文學、佛教。在做賀長齡幕客的時候,魏源主持編纂了120卷的《皇朝經世文編》一書。這部書由江蘇布政使賀長齡出資組織,始編於1825年,1826年冬天完稿。這部著作,掃刷了當時的空疏學風,使學者們轉向從事實際社會政治經濟事務。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魏源又編纂了《聖武記》和《海國圖志》。這是兩部大書,尤其《海國圖志》,在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失敗以後,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八月,與侵略者簽訂了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同月,魏源憤憤完成了共十四卷的《聖武記》。此書利用清朝歷代武功的歷史,探索清朝統治衰盛大勢,為反抗侵略提供借鑒。清史專家王鍾翰教授說:「本書之所以題名為《聖武記》,表面觀之,似乎在大力歌頌清前期列祖列宗開國創業的神聖武功與輝煌戰績;仔細按之,鋪陳往事適足以揭示厥子孫孫之虛弱無能,亟宜改弦更張,急起直追,以紹承先業。」這話很有道理。在《聖武記》卷八中,魏源提出,要傳揚國威和維護生存,中華民族「不師外洋之長技,使兵威遠見輕島夷,近見輕屬國,不可也」。我們常常覺得魏源在《海國圖志》才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其實可能忽略了這兩部著作是同一思想指導下綻放的不同色彩的花朵。

至於《海國圖志》,更為人們熟知。魏源寫作《海國圖志》之時,正是民族危機日益嚴重之日。危殆的局勢,使關心國家命運的人們渴望了解外部世界,也使人們更加重視時事政治。《海國圖志》這部巨著,如實向世人介紹了世界各國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軍事、科學技術等情況,同時將「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作為一個重要課題提出來,並且具體闡述了「師夷」、「制夷」的內容。在魏源看來,「師夷長技」的前提是「悉夷情」,「師夷長技」的最終目的則是「制夷」。夷之「長技」在軍事方面的內容有三點:戰艦、火器、養兵練兵之法。除此之外,在經濟方面、政治制度方面也給與了注意。魏源認為西方民主章程「可垂德世而無弊」;不過他沒有提出要不要學習。但那種嶄新的觀念卻影響深遠,後來的洋務運動等等都是走在魏源開闢的道路上。



魏源畫像。網上圖片

請重新刊印,廣為發行,以便使人「知夷難辦而非竟無法之可禦」。王茂蔭的奏疏上達後,沒有任何回應。

1858年是一個既平常也難忘的年份,那時距清廷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失敗的時間不久,第二次鴉片戰爭就在這一年爆發,內外局勢更加令人不安。1858年,也是魏源去世後的第二年,百卷本《海國圖志》早已出版,但那位王大人還沒有見到,他向皇帝推薦的是五十卷本。

倒是在近鄰日本,《海國圖志》等著作的命運更好一些。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和中國一樣,也面臨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機。魏源著作的傳入,啟迪了他們的心智。它們認識到鎖國政策不能挽救危亡,主張積極學習西方科學技術,變法維新,抵制西方侵略。根據日本學者大庭脩所述,《聖武記》於1844年傳入日本,也就是中國1842年首次刊行僅兩年之後即傳入日本。《海國圖志》傳入日本的時間,比《聖武記》稍晚,1851年首次由中國商船帶入日本,1854年日本幕府允許《海國圖志》在市場出售。價格方面,在1851年和1852年130目,但到1859年,價格則提高至436目。自1854年《海國圖志》允許在日本公開上市之後,至1856年,日本共出版各種翻刻本達23種。這些翻刻本的內容並不包括全書,而是選擇當時日本朝野關心的問題,特別是有關美國、英國、俄國的部分,以及如何加強海防、抵抗外敵的篇目。日本學者北山康夫在《海國圖志》及其時代》一文中指出:「魏氏之革新與批判精神給予日本維新分子以極大鼓舞,諸如佐久間象山及吉田松陰等均受其影響。」

日本人鹽谷世弘對魏源的《海國圖志》不被清政府重視、反被日本採用的情況,頗為感慨:「嗚呼,忠智之士,愛國著書,不為其君用,反為他邦。吾不獨為默深悲,抑且為清主悲也夫!」其實,魏源的命運並不是自古未有的,他之前或之後的好多具有新思想的人,不也是一樣嗎?遭冷淡,帶來的不僅是一種不如意,也有刻骨銘心的無奈。魏源最後遁入空門,可能就是這種無聲無形的遭際造成的。

《元史新編》成書於1853年7月,魏源生前沒有刊刻。

魏源的著作,在當時的中國是振聳發聵的,中國近代的民主啟蒙,或直接或間接、或深或淺受到了魏源的影響。像《海國圖志》,初刊行時為五十卷本,1847年增補為六十卷,1852年再增補為百卷本。自刊行至1902年,刊刻十數次。洋務運動的中堅分子張之洞在《勸學篇》中說:「近人邵陽魏源,於道光之季,譯外國各書各新聞為《海國圖志》,是為中國知西政之始」。

然而也不能不看到,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社會依然籠罩在天朝上國的氣氛中。從皇帝到一般民眾,仍然夜郎自大。道光年間,俄國科學院通過教會使團贈送給中國一批俄文書籍,其中不少是關於俄國歷史、地理、經濟、民情等方面的書籍以及軍事、數學等實用性較強的著作。清政府接受後就封存起來了,直到1858年,咸豐帝才圈出其中有關「地輿圖畫」方面的四十一種命人翻譯,以備查考。1869年,總理衙門才組織人力將書目譯出。在這樣的環境下,魏源的著作自然不會引起很大的社會回應。《海國圖志》刊行後,魏源曾托好友朱琦將書上呈清廷,朱琦寄詩抒懷,其中云:「沉閱茲書出,市賈紛難購。華下諸要人,爭買不計錢。天聰倘易達,無俟予小臣。特此謝魏子,久要愧前言。」朱琦先說了《海國圖志》出版發行時的盛況,後幾句則隱約說明託付之事未果。咸豐八年(1858),兵部左侍郎王茂蔭將《海國圖志》推薦給咸豐皇帝,他在奏摺中說:「臣所見有《海國圖志》一書,計五十卷,於海外諸國疆域形勢、風土人情,詳悉備載,而於英吉利為尤詳。」並奏請重新刊印,廣為發行,以便使人「知夷難辦而非竟無法之可禦」。王茂蔭的奏疏上達後,沒有任何回應。

1858年是一個既平常也難忘的年份,那時距清廷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失敗的時間不久,第二次鴉片戰爭就在這一年爆發,內外局勢更加令人不安。1858年,也是魏源去世後的第二年,百卷本《海國圖志》早已出版,但那位王大人還沒有見到,他向皇帝推薦的是五十卷本。

倒是在近鄰日本,《海國圖志》等著作的命運更好一些。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和中國一樣,也面臨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機。魏源著作的傳入,啟迪了他們的心智。它們認識到鎖國政策不能挽救危亡,主張積極學習西方科學技術,變法維新,抵制西方侵略。根據日本學者大庭脩所述,《聖武記》於1844年傳入日本,也就是中國1842年首次刊行僅兩年之後即傳入日本。《海國圖志》傳入日本的時間,比《聖武記》稍晚,1851年首次由中國商船帶入日本,1854年日本幕府允許《海國圖志》在市場出售。價格方面,在1851年和1852年130目,但到1859年,價格則提高至436目。自1854年《海國圖志》允許在日本公開上市之後,至1856年,日本共出版各種翻刻本達23種。這些翻刻本的內容並不包括全書,而是選擇當時日本朝野關心的問題,特別是有關美國、英國、俄國的部分,以及如何加強海防、抵抗外敵的篇目。日本學者北山康夫在《海國圖志》及其時代》一文中指出:「魏氏之革新與批判精神給予日本維新分子以極大鼓舞,諸如佐久間象山及吉田松陰等均受其影響。」

日本人鹽谷世弘對魏源的《海國圖志》不被清政府重視、反被日本採用的情況,頗為感慨:「嗚呼,忠智之士,愛國著書,不為其君用,反為他邦。吾不獨為默深悲,抑且為清主悲也夫!」其實,魏源的命運並不是自古未有的,他之前或之後的好多具有新思想的人,不也是一樣嗎?遭冷淡,帶來的不僅是一種不如意,也有刻骨銘心的無奈。魏源最後遁入空門,可能就是這種無聲無形的遭際造成的。

豆棚閑話 段子的力量

葉光言

段子這個詞,什麼時候流行起來,真說不清楚。楊憲益先生回憶上世紀五十年代,文藝界人士聯歡,地點在中南海紫光閣,毛主席他老人家親自點名,讓侯寶林說個笑話。所謂笑話,就是今天的段子。這是非同一般的賞臉,無上光榮,對藝人來說,值得一輩子誇耀。

儘管喜歡中國的傳統相聲,如此良辰美景,偉大領袖更願意聽即興創作的段子。相聲大師開始發揮,楊憲益並沒為侯寶林說了什麼,也沒提自己的感受,只說毛一邊聽,一邊哈哈大笑,非常開心。楊憲益的回憶文字,印象最深的是接下來一句話,「我只是坐在那裡欣賞和跟著鼓掌而已」。這說明什麼呢,說明大家當時還是緊張,段子再精彩,畢竟身邊坐着紅太陽。

楊憲益喜歡喝酒,酒能壯膽,有一次,毛主席宴請文藝界,是個大場面,擺了很多桌。黨和國家領導人紛紛參加,作家們坐在一起,幾杯酒下肚,楊憲益來勁了,十分魯莽地問身邊的杜鵬程,就是那個寫《保衛延安》的小說家,敢不敢去給老人家敬酒。杜也是個膽大的陝西漢子,說去就去,這可是好事,咱們過去表個心意。

在當時,真沒什麼人敢去敬酒,主桌上還坐着周恩來總理,朱德大元帥,董必武副主席。據楊憲益說,他們兩個冒冒失失失去了,誰也沒想到會出現這樣的局面,大家都很意外,老人家有些吃驚,他的酒量顯然不行,微笑着,不知道如何應付,一時間僵住了,幸虧周恩來機智靈敏,站起來說:「現今毛主席不喝酒,我來陪兩位喝一杯。」

好段子永遠是酒桌上的話題,前些日子與幾位多年不見的老友懷舊,共同抱怨小時不好玩。貴為祖國的花朵,正趕上文革,就沒有過什麼開懷大笑的日子。

我們的童年是張嚴肅的黑白照片,總是一本正經。記得粉粹四人幫後,第一次看卓別林的《摩登時代》,差一點笑岔了氣。

現實生活中,無論什麼段子,讓人高高興興就好。生活在當下很幸福,隨時隨地,可以聽到各種各樣的段子。

擁有和享受段子,是時代文明的標誌。有時候,太嚴肅太正經,高手挺身而出,來段諷而不虐的小笑話,發癢振聵,精神立刻為之一爽。

可惜段子太濫,也會有審美疲勞。彷彿山珍海味,吃多了也挑剔,也會膩。具有創新品質的好段子越來越少,泥沙俱下,說來說去就那點玩意。太多的段子橫行,降低了段子的力量,也降低了門檻。人人都以為是侯寶林大師,結果說段子的樂不可支,自己在傻笑,別人根本笑不出來。

去年夏天,我來到了三蘇祠,來到了蘇軾的誕生地。敬仰蘇軾,不只是因為他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位大文豪,在詩、詞、散文、書法、繪畫上的傑出貢獻,還因為他在精神世界上全體現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經世濟時,外儒內道,把儒家思想與佛道哲學完美結合在自己身上,真正做到了像孟子說的那樣:「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敬仰他在顛沛流離、九死一生的艱難人生,從靈魂深處划出一條堅強的船。

公元一〇三七年一月八日,蘇軾出生於四川眉山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蘇洵是當地一位有名的文人。母親程氏也通曉詩文,並為蘇軾後來的文學思想,做人哲學留下了深刻的影響。公元一〇五七年,二十一歲的蘇軾與十九歲的蘇軾在京師汴京經過皇帝宋仁宗的「御試」,蘇軾賜進士及第,蘇軾賜同進士及第。然而,這只是蘇軾苦難、艱辛與輝煌、豪邁交織在一起的功名的開始。誰能預料,這眼前博取使蘇軾輝煌一生,又使他受盡磨難。

公元一〇七一年,蘇軾離開汴京,任杭州通判,繼又任密州、徐州、湖州三地的知州。離開權力鬥爭的漩渦,使蘇軾得以解脫,但又使有一腔報國熱情,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他不免有些失落。外任的機遇,使蘇軾對大自然、對民眾有了更多的了解,使他的文學創作躍上了一個高度,也使他得以施展治理地方的才幹。在汴京的三年中,蘇軾所作的詩歌不足二十首,且大多數是應酬送行之作,平平不足道。放任外地,為蘇軾的文學創作開闢了一個新的天地。

天欲雪,雲滿湖,樓台明滅山無有。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濃妝淡抹總相宜。這是蘇軾描寫杭州西湖的情景。他那支如椽大筆,盡情揮灑對山水、對人生,對勞動人民的熱愛。《江城子·密州出獵》、《水調歌頭·丙辰中秋》、《浣溪沙·簞食野人村》、《念奴嬌·赤壁懷古》、《赤壁賦》等流傳千古的名篇,就是在這次外任中寫就的。當我們今天讀到「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明月幾千里,把酒問青天。」,「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酒困路長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門問野人家。」的詩句時,不得不由衷地驚歎蘇軾博大的胸懷,深邃的思想,和卓絕的才情。蘇軾也逐漸找到了一種平衡心靈的辦法,在地方為任,造福於民,並使自己的文學創作逐步提高。蘇軾似乎就要這樣一邊在地方為官,為民造福,一邊寄情於山水之間,吟詩作畫,度此一生。然而,對政治的關心,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擔憂,使蘇軾內心深處放不下政治,難免在詩文中發表議論。公元一〇七九年,御史台官史在湖州衙門逮捕了湖州知州蘇軾,這就是北宋歷史上有名的「烏台詩案」。

三蘇祠的蘇東坡像。網上圖片

從靈魂深處划出一條堅強的船(上)

和老莊哲學。在黃州,蘇軾既手抄《金剛經》,又作《論語說》五卷來開導孔子的蘇軾,卻是真實的蘇軾。儒家思想要求蘇軾入世,經世濟時。少年的雄心,父母的教誨,博取功名的慾望,為國為民的责任,使蘇軾想成一番宏圖大業。但官場的腐敗,政治鬥爭的殘酷,九死一生的險惡經歷又使他放棄對政治的追求,進入佛道境界。上天似乎要造就一個堅韌不拔,才要讓他的生命迸發出璀璨、美麗的花火,上天鍛打得越激烈,蘇軾生命的火花就越發得越燦爛。這些美麗、燦爛的火花,凝成文字,在蘇軾筆下,變成了千古不朽的文章。

「烏台詩案」指控蘇軾用詩歌攻擊新法,愚弄朝廷,「無尊君之義,虧大忠之節」。一思敵們欲置蘇軾於死地而後快,不惜羅織罪名,並在獄中無情地折磨蘇軾。當時,曹太后,退職的宰相張方平,范鎮等元老重臣紛紛出來營救蘇軾,連改革派的不少元老也為蘇軾說情。最後,一直與蘇軾不見不離的王安石站出來說:「豈有盛世而殺才士者乎。」才救了蘇軾一命。朝廷對蘇軾從輕發落,貶往黃州。

被貶黃州,蘇軾寄情於山水,了此一生成。這時,蘇軾在經濟上也十分拮据,並要親自耕種,以稍濟食之乏。因在黃州那舊營地的荒坡東面耕種,他自號「東坡居士」,以至於被後人稱做「蘇東坡」。雖然如此,蘇軾卻放棄不了經世濟時的儒家思想。苦悶中的蘇軾漸漸進入了佛家思想

詞話詩說

挨風科

2010年,是周博賢在歌詞創作上大熱大勇的一年,不但衝出「周博賢+謝安琪」固有的題材和腔調,通過敏銳的社會觸覺和民主公義的追求,為其開展出更寬廣的歌詞創作之路,更難得的是把「流行歌詞」的格局擴展到社會每個層面。2010年年終頒獎禮上,「周博賢+周柏豪」組合,讓指涉「犀利哥」和「最低工資」的《乞丐王子》在頒獎台上受到加冕。「周博賢」這個創作品牌,開始成功走出自資創作的框框,真正把自己所關心的題材,藉着不同流行歌手的覆蓋平台流播出去,從而引發聽眾對社會和世界更深刻的省思。與《乞丐王子》同樣反思「潮人潮物」的,還有2010年間周博賢為李克勤所寫的《挨風科》。

2010年夏天,台資工廠富士康,出現了駭人聽聞的「富士康連環跳」事件。同樣在富士康工廠就業的十多名工人,疑因不堪工作壓力接連跳樓自殺。霎時間,作為蘋果旗下生產iPhone 4的「代工廠」富士康成為眾矢之的,並由此揭露出富士康種種非人性化的管理作風。人人「求之不得」的iPhone 4,就是出自這些被「血淚工廠」剝削的眾多工人之手。「富士康連環跳」觸發周博賢從iPhone 4這「潮物」,思考「慾望-消費」之間的種種,從而探討慾望無止境的擴張,甚至可能曲線造成「血淚工廠」和「富士康連環跳」的悲劇!周博賢在《挨風科》開端萬人空巷求售iPhone 4的場面,揭示出每個iPhone 4的消費者,儼然便是大資本家剝削弱勢的同謀——「萬人空巷等有日發售 期待最新款式可趁熱入到手 及時展示炫耀各路朋友 今天這一個 待買家接收 在華麗鉅框暗黑機身的背後 是數十萬計人力在生產線合奏 重複裝嵌全日不休 從不可接受有錯漏 玩意裡有血汗溶化在你手 轉電話 需要嗎?總愛新嫌舊 現有的不夠尖端鋒頭便放手 轉電話 有用嗎?是潮物便夠 現代人最愛是貼緊最新氣候 轉電話 似換畫全不會內疚 難為一眾苦工晝夜為趕工發愁」

「挨風科」固然是iPhone 4的中文諧音。如果仔細思考的話,《挨風科》的得名亦相當有深意:「挨」指接近緊貼,「風」即潮流風氣,「科」有動作之意(按:四字詞「插科打諢」就是加插動作和笑料的意思)。「挨風科」隱然便有「緊貼時尚潮流這個動作」的涵義。從《挨風科》所描繪香港人「電話如衣服,唔換唔舒服」的盲目熱捧,探討「想要」和「需要」之間的微妙關係,並聲聲質問聽眾「轉電話 需要嗎?」「轉電話 有用嗎?」說穿了,《挨風科》揭露大眾追捧潮物背後,所隱伏的只是「惟恐落於人後」的集體焦慮感,彷彿一旦落伍過時便無所繫於天地之間。這是《挨風科》的第一層指涉。《挨風科》的第二部分,談及大眾的消費慾望的擴張,間接導致被「血淚工廠」剝削的工人,過着牢獄生涯般沒有尊嚴的生活——「人在那些廠裡似木偶 沒空見舊友 工作倦透自尊心也 經已踩到沒有 但新款有求 男共女趨之若鶩迎候 訂購堆積似山 要加班過關 看不到出口 失去出口 在牢獄裡未停手」

梁偉詩

《挨風科》

作曲:伍仲衡 填詞:周博賢 編曲:Ted Lo 伍仲衡 主唱:李克勤

在華麗鉅框暗黑機身的背後 是數十萬計人力在生產線合奏 重複裝嵌全日不休 從不可接受有錯漏 玩意裡有血汗溶化在你手

轉電話 需要嗎?總愛新嫌舊 現有的不夠尖端鋒頭便放手 轉電話 有用嗎?是潮物便夠 現代人最愛是貼緊最新氣候 轉電話 似換畫全不會內疚 難為一眾苦工晝夜為趕工發愁

在華麗鉅框暗黑機身的背後 是數十萬計人力在生產線合奏 重複裝嵌全日不休 從不可接受有錯漏 玩意裡有血汗溶化在你手

轉電話 需要嗎?總愛新嫌舊 現有的不夠尖端鋒頭便放手 轉電話 有用嗎?是潮物便夠 現代人最愛是貼緊最新氣候 轉電話 似換畫全不會內疚 難為一眾苦工晝夜淚水於心裡流

寧競一日之長短,成為「後九七詞人」中最令人期待的詞壇生力軍之一。

《挨風科》

作曲:伍仲衡 填詞:周博賢 編曲:Ted Lo 伍仲衡 主唱:李克勤

在華麗鉅框暗黑機身的背後 是數十萬計人力在生產線合奏 重複裝嵌全日不休 從不可接受有錯漏 玩意裡有血汗溶化在你手

轉電話 需要嗎?總愛新嫌舊 現有的不夠尖端鋒頭便放手 轉電話 有用嗎?是潮物便夠 現代人最愛是貼緊最新氣候 轉電話 似換畫全不會內疚 難為一眾苦工晝夜為趕工發愁

在華麗鉅框暗黑機身的背後 是數十萬計人力在生產線合奏 重複裝嵌全日不休 從不可接受有錯漏 玩意裡有血汗溶化在你手

轉電話 需要嗎?總愛新嫌舊 現有的不夠尖端鋒頭便放手 轉電話 有用嗎?是潮物便夠 現代人最愛是貼緊最新氣候 轉電話 似換畫全不會內疚 難為一眾苦工晝夜淚水於心裡流